中国电影报 CHINA FILM NEWS 2022.05.25
责编:赵丽 责校:张惠 美编:李骁 E-mail:zgdyb2004@126.com

翱翔在帕米尔高原上空的雄鹰

■文/王洪喜

在当代中国波澜壮阔、曲折离奇的电影长河当中,新疆少数民族题材《冰山上的来客》曾为观众留下了夺目璀璨的光影之笔,那句“阿米尔——冲”成为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经典台词。

近年来,天山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不少优秀的电影作品,如《真爱》、《远去的牧歌》、《歌声的翅膀》等,这些影片都秉承着“主旋律影片文艺化表达”的创作理念,孜孜探寻着新疆少数民族题材主旋律影片的突围与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观赏了由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由高黄刚编剧、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导演的影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该电影讲述了“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祖孙三代,在帕米尔高原戍边护边巡边的故事。

该片是以2021年1月4日,来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一名四十一岁的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为救落入冰湖中的儿童而英勇献身的事迹改编,影片从边防军人刘红军的儿子刘朝来到塔什库尔干,与拉齐尼·巴依卡见面,希望重走父亲当年的巡边路讲起。在回忆与现实间,再现了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在高原与解放军官兵一同戍边的感人故事。拉齐尼·巴依卡的原点就是自小从爷爷和父亲身上耳濡目染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代代相传守卫祖国的执着信念,这也是影片的点睛之笔。

首先该片具有其鲜明的价值建构,即当今的主流价值观。

笔者认为,价值观又可以理解为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人们认定事物和辨别是非的基本思维或意识。在我国当前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政策语境下,有价值取向的电影多指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那些主旋律题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以及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这些具有价值取向的影片很多被称之为“主旋律”,那么,在这种语境下的“主旋律”指的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提倡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提供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这样一部“主旋律”作品,该作品的起始事件是以拉齐尼·巴依卡的父亲和刘朝的父亲在四十多年前的帕米尔高原坚守边防哨卡,守卫祖国、造福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为线索,从而把这种不畏艰苦、扎根边疆的不变的精神潜移默化引申到了四十年后的拉齐尼·巴依卡的身上,在这种不变的精神引领下,才为拉齐尼·巴依卡救落入冰湖中的儿童,提供了行动的依据,从而使该片成为一曲当代的高亢的英雄壮歌。当对主旋律作品有了这样的认识和理解之后,不难发现,拉齐尼·巴依卡这个时代楷模身上,有着一种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汇聚起磅礴的精神力量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新疆少数民族电影只要在思想价值上能够站住脚,就能在长时间里面发挥滋润心灵、传播正能量的作用。

第二、该片在细节的处理上有独特的地域特色。

电影作为一门蒙太奇叙事艺术发展至今,在基本的叙事模式已被使用穷尽后,细节处理是否得当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部剧本的价值高低。电影的完成无非主要包括人物、情节与结构三方面。但电影创作有时就是创作者的智慧与接受者智慧的较量,观众会通过观看电影的细节来感受到电影工作者是否足以表现出影片的创造性,从而使影片的故事大放光彩。

至今还记得年少时看过的电影《归心似箭》的细节,当主人公玉贞将烟袋送给魏得胜时,玉贞对魏得胜说“那,你就拿着吧,好歹,也算个念想!”。之后的烟袋这一细节也多次出现在电影中,所以在电影中好的细节一定具备真实、生动、新鲜、巧妙的特质。电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这么一部充满了真实、生动、新鲜、巧妙细节特质的电影。其中最让人难忘的细节就是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两只鹰笛,这两只塔吉克族鹰笛,是拉齐尼·巴依卡父辈用鹰的翅膀骨制作而成的,其中的一只鹰笛送给了刘朝的父亲刘红军,这两只鹰笛是拉齐尼·巴依卡父辈和刘朝的父辈之间的友谊和传承精神的象征。影片中两只鹰笛在画面中多次出现,会使观众有瞬间的感动,其间蕴含难以言传的人生感受,真可谓悲欣交集。两只鹰笛在画面中多次出现,其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符合人物的身份,符合规定情境,符合新疆的地域特色,符合人物的基本心理逻辑。影片中两只鹰笛的每次出现都处理得很自然,似乎信手拈来,不着痕迹,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第三、该片摄影师使用了别出新裁的“闪回倒叙”的摄影手法拍出了西域特有风光。

该片中,摄影师使用航拍、全景和近景展现了新疆西部帕米尔高原的群山雄伟和陡峭险要,镜头的转换让观众感觉到了慕士塔格峰,银装素裹、冰雪玉洁、层层叠叠。这些独有的风光是中国其它地域无法替代的,很多场景元素和表达也属于“重量级”的。用这种手法切入视角、其结构方式独出机杼,出人意料,赋予了这部塔吉克族题材的电影超然拔俗的摄影风格,使时空的影视语言拓展得到了最大化,并最终实现了主题意义的深化和升华。

最后,笔者认为,该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先该片如果在影片的叙事结构和条理性上再清晰些,逻辑思维再缜密些,才有可能把盘龙古道的事件和拉齐尼·巴依卡救落入冰湖中儿童的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至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其次该片的片名尚有商榷的空间,片名应含有深层寓意的,片名往往是照耀影片创作全过程的坐标,片名更是点题之笔,起好了片名就像海上航行时有了明亮的灯塔。在这里祝愿新疆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者为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
爱情的跋涉不止是翻山越岭

■文/虞 晓

五一档上映的青春爱情片《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以下简称《异地恋》)票房破亿,成为劳动节观影人次冠军。考虑到这一成绩是在北京、上海两大城市影院关闭的情况下取得的,实属难得可贵。成功的影片总是能敏锐地捕捉到某种社会共同情绪,通过叙事在情感和心理层面唤起观众的共鸣,让观众的积压的情绪得以释放。异地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这几年的疫情更是让许多恋人体尝到了关山难渡、咫尺天涯的酸楚。《异地恋》瞄准这一痛点,凝练出主题金句:“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但我也是真的喜欢你”——再一次用爱情战胜距离来确认和歌颂爱情的伟大和坚贞,再一次完成了对爱情神话的讲述和书写。

爱的空中楼阁与人间烟火

中国爱情片拥有最多的档期——“情人节”、“5·20”、七夕节、“光棍节”,从年头一直延续到年尾。每年爱情片的产量也相当稳定,疫情蔓延市场惨淡的背景下甚至成为了救市主力。但与电影院扎堆上映爱情片相映成趣的却是绝大多数影片评分偏低,在社交媒体上被骂得惨不忍睹。唯一的例外是去年圣诞节上映的《爱情神话》。虽然最终票房收于2.6亿,算不上爆款,但豆瓣评分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8.1分,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如果说大多数国产爱情片热衷于用各种不接地气的情节建造空中楼阁,《爱情神话》就是贴地而行,用大量充满人间烟火的生活细节营造出了中年爱情的特有质感。老白的爱心早餐和鲫鱼汤,有着以食喻情的巧妙。李小姐的高跟鞋Jimmy Choo则把老白与李小姐暧昧情愫具象化:修鞋、丢鞋、买鞋、弃鞋——鞋子背后有老白对李小姐的关切和试探,也有李小姐对这份感情的掂量和摇摆。经历世事沧桑的中年人面对爱情时的欲迎还拒、欲说还休的心态被表现得微妙熨帖。

平心而论,《异地恋》在渲染情绪方面算得上用心,用了大量细节来表现女主赵一一(任敏饰)试图用爱情来战胜距离的努力——抱着手机睡觉,隔着屏幕拥抱,风雨无阻的奔波……小女生为爱痴狂的勇敢,因爱而生的妒忌,为爱所困的痛苦,配合着任敏自然率真的表演让观众颇有代入感。

尽管较之其他影片,《异地恋》在情节合乎常理上已属中等水平,但仍然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失真”:高三的生活是加了滤镜般的清新唯美吗?相信经历过高考“地狱模式”折磨的人们很难认同。男主许嘉树(辛云来饰)想出国就出国,想放弃就放弃,机会却一直等在原地不离不弃吗?原定三年的时间,最后一句“把研究带回国做”就轻描淡写交代了,这是对谁不负责任……如果说情节上的脱离真实和不合逻辑只是影片的瑕疵,那么缺少对爱情起承转合的细腻描摹才是影片最大的硬伤。

两人高中三年相互暗恋的原因语焉不详,两人谈了四年异地恋也毫无波澜——为了突出距离这个最大的障碍,影片把爱情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困难都删除了,也顺便把情感的真实与复杂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的真实与复杂也一同删除了。前段时间上映的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情节简单,人物简单,却凭借着对爱情从诞生到消亡极其细致真切的描绘,引发了观众们的深度共鸣。《异地恋》不应该只把重点放在“异地”上,更应该放在“恋”上。毕竟,不管是不是“异地”,“恋”才是影片通往观众心灵的唯一路径。

爱情的B面是成长

有人曾经调侃中国青春爱情片有三宝:“堕胎、车祸、难到老”。这种套路当然是对青春爱情的歪曲。其实,爱情的另一面是成长。那些曾经打动人心的青春爱情电影都有一个隐含的主题:青春岁月里的艰难成长,比如日本电影《情书》、国产电影《少年的你》。在这些影片里,初恋的青涩和成长的酸楚咬合在一起,爱的伤痛成就了岁月的勋章,也使不完美的青春成为不朽。

很遗憾,《异地恋》却与成长主题擦肩而过。从片名来看,女主是整个故事的叙述主体,影片想要表现的是她用爱来对抗时空距离的勇敢和执着。但是,在勇敢和执着之外,女主是否通过这场恋爱收获了成长可能是观众更为关心的问题。从全片来看,观众们没有看到女主的成长。她一开始是“恋爱脑”,结尾还是“恋爱脑”。生活中一开始全是爱情,结尾依然如此。尤其遗憾的是,影片在“异地恋”结束时已经隐约涉及到这一主题:女主得知男主为了她放弃了出国读书的机会,含泪要求男主坚持,说这不过是“异地恋变成了异国恋,两千公里变成了一万公里”,并且说出了“好的爱情是让人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台词。可惜,在这样浅尝辄止的尝试之后,“异国恋”一段完全放弃了成长主题的发展,并没有着力表现女主在工作生活中日渐丰满的成熟和坚强,而是安排女主因为生病住院,感到孤身一人的痛苦,于是对千里迢迢赶回国看望她的男主发火,说自己坚持不下去了。最后以男主幡然醒悟,理解了女主的不易,于是“把研究带回国”,两人匆匆结束异国恋而大团圆结束。所以,其实他们的爱情并没有战胜距离,而是以事业的发展作为代价成全了爱情的圆满。

爱情与梦想不能兼得吗?也许是。《爱乐之城》和《婚姻故事》都在讲述这一千古难题。但爱情与成长却相生相伴,很多时候,人们看起来是在谈恋爱,其实是在寻找自我。朱莉是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的女主角,她频繁换男友,不停换专业,都是在寻找真正的自己。影片虽然用了大量篇幅来讲述她与著名插画师男友和蓝领男友的三角恋情,却没有安排她与其中一个白头偕老,而是让她成为了一名摄影师,她真正想要的自己。在这样的电影里,爱情与成长互为表里、支撑和注释。它们不仅拓宽了爱情电影的广度和深度,也让青春和成长拥有了最枝繁叶茂、摇曳生姿的模样。

爱情的跋涉岂止于物理空间的翻山越岭。要成就一份好的爱情,需要翻越心灵世界的千山万水。因为没有在成长主题上深入挖掘,《异地恋》缺少了在爱情故事之外的回味和余味。这不仅是《异地恋》的缺憾,也是大多数国产爱情电影共同的问题。好的爱情电影永远不会满足于讲述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它是一个敏锐的探针,它要探究的是人心的纷繁斑驳,人性的晦暗幽深。它要让观众看到他人,也照见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产爱情电影也需要“翻山越岭”。

《爱死机》算啥,他的《蜘蛛侠:平行宇宙》才最棒

■文/周 舟

5月20日,网飞释出自己的“看家宝”《爱死机》(LOVE, DEATH&ROBOTS)系列第三季。第一季大爆,第二季“翻车”,第三季反馈目前较正面,用户续订意愿回涨。这一季众短片中第九集由西班牙人Alberto Mielgo打造的短片《吉巴罗》无疑最惊艳,一则又血腥又旖旎的寓言,其主题有人认为是对西方血迹斑斑的殖民史的影射,有人则认为是对贪婪人性的批判。

当然对《爱死机》系列短片来说,出类拔萃的视觉表现力才是第一竞争力,《吉巴罗》之所以能够艳压其他同侪,首先归功于导演、艺术指导、视觉总监阿尔贝托狂放不羁、才华四溢的视觉想象力、创造力、实现力,没有一句对白的哑剧更适合呈现他超凡的视觉表达。第一遍看,很多人会不相信这是一部动画片,视觉效果跟真人短片相差无几,其实他在制作《爱死机》第一季中短片《目击证人》(Witness)时就被质疑过,是否使用了动作捕捉或是真人拍摄。导演在一次采访中回答,既没有使用动作捕捉也没有使用真人表演,真正依赖的是关键帧。“迪士尼和皮克斯的动画也是关键帧动画,可是他们的角色比例不太现实,但是当你看它们的动画时,仍然会觉得很真实,因为动作非常逼真。”也就是说如果迪士尼、皮克斯的动画人物不是故意卡哇伊化,也做得像《目击证人》、《吉巴罗》中的人物一样是百分之百真人比例,看起来也会不像动画片。

技术很牛,动作分镜也很棒,一般动画短片动作都较为简省,相对静态,而阿尔贝托的动画短片无论是《目击证人》、《吉巴罗》还是《看门狗:军团》的CG宣传动画,都有大量的动作戏,而他在动作戏的设计、调度、呈现方面的水平堪比漫威大片,镜头数量多,角度多、运动镜头多、场景变换多,四个“多”加起来,有一种满溢的观感,单位时间内信息量太大,让人目不暇接,这也是技术极客的创作特色,视觉细节埋设众多,即使重看,即使静帧取图,也经得起推敲。

当然技术只是手段,动画大师最后拼的还是审美,西班牙以及拉美的艺术家特别善于将美与丑并列,或者将我们常规意识中丑陋的东西提炼出一种诡异的美感,在魔幻主义的艺术之境中哪怕是尸体哪怕是蛆虫哪怕是丑怪的生物都能生发出一种别样的美感,比如墨西哥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的《潘神的迷宫》、《水形物语》,西班牙动画导演阿尔贝托秉承了这一艺术传统,《吉巴罗》中那个蚊虫密布的丛林、绿萍浮泛的池塘,导演并没有像很多电影一样将这种原始的环境故意做净化处理,以突出它的美感,而是保留了它的脏乱臭,就连黄金女妖的妆容也并不如美人鱼般姣好,而带着丑怪妖异,然而这一切元素的组合之下,仍升腾出一种难以名状的另类美感,打一个不太妥帖的比方,就像你在观看一具远古时代的古尸展品,腐朽带来的恐惧,并不影响你欣赏一种原始的粗粝的久远的陌生的美。之后的活剥女妖身上的黄金鳞片,复仇女妖做法泛起的鲜血狂澜,更是拉美艺术作品青睐的死亡主题的重口味演绎。

从个人而言,阿尔贝托的作品我并不太喜欢《吉巴罗》,口味稍重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不太能代表他的特异性。阿尔贝托的从艺成长经历赋予了他鲜明的个人拓印,在他的个人网站上自我介绍出生并成长于西班牙,曾居住并工作于伦敦、巴黎、柏林、东京,目前生活在洛杉矶,采访中他曾经多次提到伦敦之于他艺术生涯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这种纵贯于各种文化之间的成长经历,让他的动画作品在传统的拉美魔幻审美基础上又融合了很大程度的现代性、国际性、时尚性,呈现出更加电子化、赛博化的艺术特色。

说到这种特色,最突出的代表作当然是《蜘蛛侠:平行宇宙》,阿尔贝托在各种场合从不回避谈到他被索尼炒鱿鱼的不快经历,也直言不讳指出索尼把他炒了,但他的创作可一点没少用。所以,虽然《蜘蛛侠:平行宇宙》片方只给他挂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视觉顾问”,但他认为《蜘蛛侠:平行宇宙》就是他的作品之一。从《平行宇宙》与《目击证人》、《看门狗:军团》的众多共同艺术特点看,如浓重色块的运用、霓虹夜景、大量的运动镜头与运动中的分镜,笔者倾向于相信阿尔贝托的说法。

我还清晰地记得看《蜘蛛侠:平行宇宙》时几乎被晃瞎,从未见过的新鲜视觉创意以秒计地冲击着我的眼球与视神经,就一个简单的片头字幕,他用了版画、涂鸦、油画、剪影、古早漫画、套色印刷……原谅一个非美术生的词穷,看到影片最后我都觉得累了,怎么会有这样满溢的创想,像高压锅煮粥一样咕咕地往外喷,盖都盖不住。看他的采访,也说虽然索尼炒了他让他一度伤心地像个怨妇,但他还是很感谢索尼当时能够放手让他和他的艺术团队玩到尽兴,从影片的最终呈现效果来看,确实就是玩嗨了的那种即视感。《蜘蛛侠:平行宇宙》中彼得·帕克呆的纽约皇后区,是个神奇而矛盾的所在,融合了贫民区的脏乱与霓虹闪烁的电子感,一块不需要架空真实存在的赛博之地。

你以为拉美艺术加上霓虹美学就是他的全部了,不,你还该看看他给迪士尼做的《创战纪:崛起》动画片/TRON: Uprising (2012),他因此得了安妮奖最佳美术奖,这部影片的美学跟他其他电影都不同,将性冷感的工业美学发展到极致,从玩3D变成了玩2D,从玩色彩变成了玩线条,由繁入简,由热辣到冰凉,那纵贯画面的分割线,让你不由就想起了弗里兹·朗的《大都会》,那带着光晕或者说光雾更确切的霓虹闪烁又让你想起了莱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冰蓝为底,亮银为线在画面上肆意勾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运动,时而辅以像喷雾器一样喷出的雾一样弥漫在后景里的罗兰紫、落日金……无法形容的美不胜收,一种让你不由心生悲凉的美。

1979年生人的阿尔贝托已经是全球瞩目的视觉天才,如果他愿意,很容易就可以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视觉掌门人,履历上写满漫威、DC等大制片厂预算好几亿的视效大片,但被索尼甩了的经历,让他开始不再满足于只做一部影片的视觉总监,而想要对一部影片拥有更大的掌控权——“视觉总监+导演”。做导演,视觉表达对他根本不是问题,需要逾越的就是一个长篇叙事的难关,目前阿尔贝托完成的都是短片,短片叙事只需要甩出一个有创意的想法就行,但长片就不同,需要学会控制,要收放结合,满脑子想法,也需要悠着来,否则即使导演不累,观众也累了。

对他,我的期待可不止于为《爱死机》第三季的短片《吉巴罗》鼓掌,而是耐心坐等他的第一部动画长片,蓝天工作室都关了,动画片不能只有迪士尼一家这么单调吧。